布朗肖作品集

MAURICE BLANCHOT

Le Très-Haut

至高者

（法）莫里斯·布朗肖 著

李志明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布朗肖作品集

MAURICE BLANCHOT

至高者

Le Très-Haut

（法）莫里斯·布朗肖 著

李志明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至高者 /(法)布朗肖著;李志明译.—南京:
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6.6
(布朗肖作品集)
ISBN 978-7-305-16524-5
Ⅰ.①至… Ⅱ.①布…②李… Ⅲ.①长篇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Ⅳ.①I565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29252 号

Le Très-Haut
de Maurice Blanchot
Copyright 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1948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6 NJUP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11-126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出 版 人 金鑫荣

丛 书 名 布朗肖作品集
书 名 至高者
著 者 [法]莫里斯·布朗肖
译 者 李志明
责任编辑 唐洋洋 芮逸敏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75 字数 194 千
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6524-5
定 价 45.00 元

网 址:http://www.njupco.com
官方微博:http://weibo.com/njupco
官方微信:njupress
销售咨询:(025)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一

我不孤独，我是个普通人。这套说辞，怎么会忘记？

病假期间，有一次，我去市中心的一个地方散步。多美的城市，我心想。进地铁站的时候，我撞到一个人，他狠狠地冲我吼了一声。我大声说："你别吓唬我。"我还没缓过劲来，他的拳头就松开了，我倒在了地上。很快，人就围了过来。那人想趁乱逃走，但没能溜成。我听见他疯了般的抗议说："是他撞的我。别烦我！"我人没事，但是帽子滚到了水里，当时，我脸色肯定很苍白，浑身在发抖。（我的病刚好。医生嘱咐过我：不要激动。）人群中走出一个警察，心平气和地让我们跟他走。上楼梯的时候，我俩一前一后，中间隔着一群人。他同样也是脸色苍白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血色。在警局里，他的愤怒爆发了。

"事情很清楚，"警察打断了他，"他和这位先生发生了冲突，朝他的下巴打了一拳。"

"你要起诉他吗？"警长问我。

"我能不能问我的……问这个人一两个问题？"

我走了过去，看着他。

“我想知道你是什么人。”

“这跟你有关系吗？”

“你结婚了吗？有孩子吗？不，我想问的不是这些。你打我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非打不可？你非要打我，因为我在挑衅你。现在，你后悔了，因为你知道了我和你是一样的人。”

“和你一样？这真让我恶心！”

“和你一样，对，和你一样。严格来说，你可以打我。但你会杀了我，或是灭了我吗？”我冲着他往前走。“如果我和你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脚踩死我呢？”

他慌忙地往后退。一阵哗然。警长抓住了我的袖子。“这人……这人是个狂人，”他嚷道。警察拉开了我。出门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张张面孔都冷漠而僵硬。打我的那人冷笑着看了我一眼，脸色却是一片惨白。

拥有一个家庭——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有时候，我对这件事没什么想法，我工作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用之人，我们彼此之间很亲密。但突然发生了某件事：我因而可以回头看看过去。诊所的会客室里，妈妈和妹妹在等我。多么小家子气的地方！几张扶手椅、长沙发和几块地毯，一架钢琴，冷冷的灯光永远不明不暗。医院倒是很现代。可也有气氛的问题，太过安静了：医生跟我说过这个。我感觉很不自在。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。我感觉到她在细细地观察我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

“你的脸色不大好。”

她问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让她们知道。

“我一能写信就通知你们了。我那时发高烧，只是发烧。我等着其他症状，但是都没有。我想我当时说了胡话。其实，我当时不觉得难受。倒是现在觉得累，很沮丧。”

“你住的地方条件太差了。你那住处简直像是死人住的地方。为什么不回家来呢？”

“我住的地方？是，我生病的确跟它有关。你们见过医生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不在，但是我们见到了护士。”

“我应该回去工作。我不能游离于公共生活之外。在单位里，会有人接替我。但我想工作。”

她们两人都看着我。

“我知道这很可笑。我的职位是那么的不重要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得做好自己分内的事。”

妈妈只好说：“情况能不能好转全看你。”我觉得一阵难受：我们两个都在撒谎。更糟的是我们并没有撒谎。我说应该要说的话，但突然之间，我从这一瞬间抽离了出来。我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可能曾经发生过，在几千年之前，仿佛时间被割开了，而我正是从这裂缝中坠下。妈妈变得实在令人讨厌。我不知所措，但同时更加明白她的态度为什么如此冷淡，这些年来，我为什么没去看她，为什么……原因由来已久。我的妈妈曾是另一个人，一个不朽的人，一个可以将我卷入绝对疯狂之事的人。这就是家庭。关

于法则尚未形成时期的回忆，一声尖叫，从前粗糙的言语。我看了一眼妈妈，她正一脸不安地盯着我。

“回去吧，”我说，“明天见。”

“你怎么回事？我们才刚到。”

她哭了起来。她的眼泪使我更加难受。我向她道歉。

“你变得真是冷漠，”她边哭边说，“真是陌生。”

“不是的。是生活让人这么想。人必须工作度日。我们献身于所有人，却和自己的家人分开。”

“那就在康复期回家来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你瘦了很多。你这病让我担心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累吗？”

我看着妈妈，没有回答她。

“好啦，妈妈。”露易丝冷冷地说，“你别烦他了。”

中午，我在市政厅邻街的一家小餐馆吃饭。餐桌并排放置在狭小的餐厅内。因为没有空位，我只好在一张已经有人的餐桌旁坐下。

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有什么新鲜事吗？”我问女侍者，“不管怎么说，菜单是没变的。”

“这几天倒是真没见你来。你休假去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之前生病了。”

她做了个鬼脸。

“不好意思，”我对邻座说，“我见过你好几次了，你是这儿的常客。你在附近工作？”

“不能说是在附近，”他打量了我一会儿，“几年前，我曾经在附近的一家商店做售货员。之后我换了地方做事，但还是经常来这儿。”

餐厅里充斥着各种噪音：东西碰撞的声音，汤匙刮盘底的声音，饮料倒进玻璃杯的声音。在我对面，两位邻桌的女士正在交谈。“她窥视我，骚扰我。”这些话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我无精打采地吃着饭。

“这里的食物倒不怎么样。”

他卷了一支烟。

“但是价格便宜，而且分量足。”

之前给我上的这道菜里，有好些蔬菜和一大块白煮肉。

“调料都放了，”我一边用餐叉敲打肉块一边说，“但还是糟蹋了东西。”

“嘿！今晚可能会有碗好汤。”他继续夸张地称赞这家餐馆。“你呢？”他问道，“你在哪里工作？”

这个男人身材矮小，衣着相当整洁，说话时带着威严。“那么，坦白跟她说好了，”对面的女人说。“啊，不，我再也不要和她讲话了。”

“我在市政厅工作。”

“公务员？这工作有它的好处。”

他还想说点什么。但是那女人哭了起来，之后突然起身，朝

房间里面走去。

“怎么回事?”我问女侍者。她收走了我的盘子,推给我一小块蛋糕,但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那样子像是在说:你指望有什么?这可不关我的事。

“她在一家缝纫厂工作,我猜她和监工处得不怎么好。”

“那你呢?你和领导关系好吗?”

她耸了耸肩,微微一笑。

“非常好。”她边说边走开了。

这段对话,我的邻座听得聚精会神,可一旦只剩下我们两个人,他就埋头看他的报纸去了。那女人回来了,面色镇定,容光焕发。

“有什么新闻?”

在他递给我的那一页报纸上,我读到了这些标题:《女士意外从五楼坠下》、《卫生服务新法规》、《西区再发火灾》(我住在这个区)、《……涨水》……我不耐烦起来,身体有些发热。

“这条新闻你看了吗?在中央大道,有个女人坠楼?……”

“我看了。”

“你认为这是意外,还是自杀?”

“我不知道。如果相信文章的标题,我会说这是一场意外。”

“但是,”我激动地说,“自杀也是一种意外。看看这个故事。根据医生的证词,这名女子生前身体有轻微不适。她劳累过度,单位里的监督员曾给她放了假。注意这里:放假。领导方面没有过错。员工身上一出现疲劳的迹象,医生就建议她休息,给她开

药，这套体系运作得好极了。但病人恰巧头晕，需要新鲜空气。她走到窗边，身体突然不舒服。这时，发生了什么呢？她为什么会掉下去？为什么她正好从最难掉下去，同时也是最危险的那边坠楼呢？而且，也许她是自己跳下去的，因为……因为觉得自己生病了，因为她为自己不能继续工作而感到羞愧，谁知道呢？你可以这么想，也可以有其他各种猜测。归根到底，谁对这件事负有责任呢？文章的作者暗示医生没有很好地履行他的职责，他本应该把病人送去医院的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他注视着我说道，人坐在我对面，手肘支在桌子上。

“喏，这很清楚。”

“什么很清楚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，感到有点累，“你刚刚是在责备我，因为我做出了批评。你认为我们不能提出批评？”

“我吗？我责备你了？”

“关于餐馆。”

“你这人真有意思。我只是觉得这家餐馆还不赖，和其他店差不多。我对这地方没什么兴趣。”

“但是，”我热切地继续说道，“批评呢？嗯，你不喜欢这种行为。你认为胡乱批评会导致浪费和混乱，怀疑会毒害思想，这是有害的落后行为。在工作中，你也会批评，但那是在相关部门，依照规定的方法进行的。你讨厌我大声说出这家餐馆太随便了，对那个抱怨监工的女人，你也同样感到不快。是这样吗？”

我望着他：尽管音量不高，但我能感觉到我的意思已经传达到了。

“抱歉。我对这些事情的感受很强烈。我并不反对你看待问题的方法。但是，你看，这篇文章给出了证明。作者没有说：责任不在任何人。相反，他毫不犹豫地指控某个人。会有一个针对这件事的调查，这将带来一场变革。我没有其他要说的了。”

那人重新拿起报纸，专注地读了起来。过了一会，他把报纸折了起来。

“你可以想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。个人来说，我不在乎这个。你还要读吗？”他把报纸递给我时说。他起身招呼女侍者过来。“我和其他人一样知道怎样看到不足的地方，”他沉着脸说道，“我也可以直言不讳。但是我不会跟随便什么人胡乱抱怨不该抱怨的人。容易受影响的人够多了。”

他做了个手势，像是说：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。女侍者找了他零钱。“你今晚还来吗？”她问。“是的，我会来，晚上见。给，这份报纸送你。”之后我也要求结账。餐馆里人还是很多。客人耐心地站在餐桌周围等位，顺从而被动。女侍者没有过来。“小姐！”我叫道。她没听到似的走了过去。“什么鬼地方！”我高声地说，然后去柜台付钱。

到家的时候，我发现家门口有个陌生男人在等我。

“我非常希望能认识你。”他热情地对我说，“我听过人们夸奖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

你。而且，我就住在你隔壁，要是我们之间能有良好的关系，我会感到很高兴的。”

我看了他一眼，没作回答。

“你之前生病了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静静地注视着我。这人个子很高，脸盘奇大。

“我是听看门人说的。搬家的时候，我担心会打搅到你，但他告诉我你正在诊所接受治疗。你现在完全恢复吗？”

“完全恢复了。”

“健康是个奇怪的东西。如你所见，我天生强壮，从来没有真正生过病，身体非常好。但是，有些时候，我不想起床，什么都不想做，甚至不睡觉。我感觉自己的血液停止了指挥，而我等着它重新愿意发号施令。你家挺小的。”他看着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说道。很明显，加上玻璃门后面的另一个房间，就是我的整个公寓了。

“我一个人，这房子够住了。”

他笑了起来。

“不好意思。你的语气意味深长。我想你活得很孤独。你不怎么喜欢和人打交道吧？”

我盯着他瞧，他也看着我。

“也许是吧。”我心平气和地说，“我是说，我乐意和所有人打交道，没有偏好，特殊关系在我看来没有用处。”

“噢，你这么认为？”

他静静地待在那儿，手搁在膝上，背靠着窗：他的样子就像一块接在山上雕刻、加工粗糙的石头。

“你是公务员？”

“我在市政厅工作。”

“具体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当然是办公室工作。”

“那么……这份工作你还满意吗？”

“非常满意。”

“几天前，我干了件莽撞的事。”他突然说，“好像是前天，你当时走在街上，我在你后面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一路留心观察你。”

“你观察我？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事实上，这么说显得有些无礼。但是，我知道你是我的邻居。我知道你的人品。这么做没什么不好的。所以我跟踪了你。当时，你正沿着马路往前走，速度很快，目不斜视。你也许是下班回家？”

“我每天都回家，而且都是在同样的时间。我的每个夜晚都是一样的。”

“那天晚上天色很暗。你记不记得有个男人？……”

“记得，怎么了？”

“他向你走了过去，对吗？”

我们四目相对，我发现他正盯着我看，眼神里一半好奇一半赞许，很快，这种表情又彻底消失了。

“那人是个乞丐。”我说。

“我确实好像看见了你给他钱。”

“你连这个也看到了？看来你的确是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观察我。”

“是的，请原谅。”

“听我说，如果你对这件事感兴趣，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些细节。”

“我们别管这事了，拜托。好奇心已经让我走得太远。”

“让我说吧，这件事情在你看来很奇怪。不然，为什么你会来和我说这些呢？也许你想知道那个男人跟我说了什么？我很抱歉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他跟我说的，是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说的话。至于我，我当然可以把他送去某个政府部门或者问他为什么没有工作。我本该让他交代清楚。但我没有这么做。除了钱，他什么都没得到。”

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，他似乎想用一种模模糊糊的情绪来掩饰自己。

“你希望我具体描绘一下这个男人吗？你肯定注意到了，他的衣着并不差，穿着一件挺括的皮衣。正因如此，我实在抱歉。很明显，如果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我的行为也就更容易理解一些了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在我看来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或许吧，”我盯着他说道，“这样的故事也许完全是捏造的。我想，拦住路人求助的那些人，有些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贫困。他们也并不是要利用公众的慷慨。他们可能

是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：比如使人们感到前景堪忧，感到尽管体制的网眼越收越紧，但总免不了漏过许多令人痛心的悲惨案例，又或者，甚至感觉工作对一些人来说已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健康状况，不是出于善意，也不是宗教信仰的缘故。他们想要这么做，也可以这么做，然而他们做不到。这一切值得我们深思。”

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我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在他眼中有多么紧张，多么阴郁。

“你认为，我作为公务人员，会出于忠心而觉得自己必须捍卫官方观点？我不受任何限制。我是绝对自由的，和所有人一样。而且，我的观点什么也不算，不过是打个比方，我并不相信它。”

“可你还是给了这个乞丐钱？”

“没错，所以呢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当时害怕，这就是事实。我感觉不舒服。为了不解释那么多，我给了他点钱。你也得考虑到个人反映。”

“你是个敏感的人，对吗？”

“如果拒绝他，我就得把他请到有关部门去，或者仔细询问他生活困难的原因。我得努力说服他。靠什么呢？这是很荒谬的。按照他的要求做，我用最少的代价结束了这件事。”

他把臂肘支在我的书桌上，静静地打量着我。我这才意识到他的脸对我来说多么有吸引力，与众不同。这是一张过分红润的脸，两颊几乎是红色的，而有些地方又白得过分：他的前额纸一样白，耳朵也是。他的表情中有某种威严的，专横得令人不舒服的

东西，那是一种无所顾忌的放肆。突然，我还在他脸上读到了怀疑，这种狡猾又笨拙的情绪使他异乎寻常的镇静显得可疑。

“你别介意，”他说，“其实在我眼里，你和别人不一样。你年轻，我肯定要大你很多。所以我可以跟你这么说，尽管这样的话，人们通常不会说出来。你让我非常惊讶，也许是因为你说话的方式，或者是你的想法，又或者是你的某些动作？抱歉，我坦率得可笑了。你不是外国人吧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我以前是个医生，需要给人分类。和你相反，我不寻求微妙的解释。此外，通常来说，没有人关心理论和教条。你听说过关于我的事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我曾经在国外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：习俗不同，吃的东西不一样；风景不同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，因为大城市本来就很像。还有语言……算了，没必要多说。总之，一切都不同。不同国家之间总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然而，除去最初的不适应和其他类似的感觉，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出国没有多大意义，并不存在所谓外国。人们会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离开的国家延伸到了其他所有国家，它覆盖了比自身大千倍的面积，其他国家也是它自己。旅行者都能感受到了这一点，更何况是配不上这个称号的人，他们将自己的城市当作中心，等同于世界，满足于模模糊糊地想象其他事物。”

他停了下来，小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了一会。我不自在地发

现，对于他那张大脸来说，他的眼睛实在太小了。

“我不觉得用精妙的解释来阐述这样平庸的见解有什么用。有些人觉得自己了解世间的一切。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，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？不过是狡猾的理论家看问题的视角。”

“为什么你觉得我与别人不同？”

“不，你没有太不一样。你已经陷入一般的观念之中，并且开始被弄得晕头转向。你隐约感到这些观念可能什么都不是，但如果它们被瓦解了，还会剩下些什么呢？是虚无，而它们又不能什么都不是；所以，它们是一切，并且使你窒息。知道吗？”他天真冒失地说，“你有时会边走边说话，动动嘴唇，甚至做一些手势。你似乎没有一刻想要打破名言警句式的思维方式。你的思维实实在在是由公务活动造就的。”

那一刻，我有一种预感，它像裂痕一样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我都听不见，我听到的是其他东西，然而他说的内容和我认为自己听到的内容可能并没有太大差别。我努力让自己只看他。他正在仔细地查看着房间。

“你有很多书，”他说，“你喜欢阅读？”我注意着他眼部的动作，感觉他的眼睛几乎要像小轮子一样转动起来。他站起来读了几个标题。“我没有时间读书。”坐回去的时候他说。他久久地看着我，也许只是不自觉的行为。“在国外的时候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，也写作。”

“你当时是记者？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